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卷七

詳校官中書

臣呂光復

靈臺郎

臣倪廷梅覆勘

膳錄監生

臣汪

葆

欽定四庫全書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卷七

宋 張行成 撰

觀物外篇

上 下 之

陽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是以道生天地萬物而不自見也天地萬物亦取法乎道矣

天地萬物包於虛而生於氣虛者陰也氣者陽也虛以待用氣以致用也氣出於虛役物藏用生天地萬

物而不自見是為神也所謂神者自然而然不知所
以然蓋誠性實理中孚无妄能生變化者也雍謂天
地萬物取法於道者神之自然也謂陰幾於道故以
況道者虛之容靜也

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陽用陰陰用陽以陽為用則
尊陰以陰為用則尊陽也

道體常盡變陽動而變故為道之用陰靜而常故為
道之體陽動陰靜陽尊陰卑至于隨時變通則陽中

有陰陰中有陽迭相為用故陰用陽陽用陰以陽為用則尊陰以陰為用則尊陽也陽盡陰純坤為主矣陰為主則陽為使故震之一陽復於冬至帥萬物以出而居二陰之下也寅卯之間離陽雖已包陰而陰猶得位兌當辰巳陽長寢極陰勢既微行將去矣尚以餘氣據二陽之上者力未盡也故曰積惡之家必有余殃陽用既廣事業大成而後乾體足焉陰盡陽純乾為主矣陽為主則陰為使故巽之一陰過於夏

至帥萬物以入而居二陽之下也申酉之間坎陰雖已包陽而陽猶得位艮當戌亥陰長寢極陽勢既微行將去矣尚以餘氣據二陰之上者力未盡也故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陰用既廣事業大成而後坤體備焉此伏羲八卦陰陽迭用尊卑迭主之義也若以文王八卦言之坎以代坤居乎冬至一陽在中為物之主陽即用事矣離以代乾居乎夏至一陰在中為物之主陰即用事矣伏羲八卦易之體也成體要終

故乾上坤下著陰陽之已定文王八卦易之用也致
用自初故離南坎北取陰陽之始交陽為陰用如文
王率諸侯以事商也陰為陽用如曹操伐羣雄以安
漢也以成體言則紂當坤而獻當乾以致用言則操
當離而文當坎周之成位雖在武王而翦商之迹實
肇乎居岐之初魏之成位雖在曹丕而代漢之迹已
基乎遷許之際以理求之斷可識矣是故巽離兌本
陽體也而陰來交之震坎艮本陰體也而陽來交之

天下之理論貴賤之分則少者貴論強弱之勢則衆者強文王之卦得一陰者為三女得一陽者為三男其為尊卑多少貴賤之理也伏羲之卦得陽多者屬乎陽得陰多者屬乎陰其為尊卑衆寡強弱之理也自地二言之陰陽相為用者如此若夫自天一言之陽上陰下陽尊陰卑蓋有不易之理少者不必貴多者不必賤衆者不必強寡者不必弱茲乃致一之論故康節先曰陽尊而神也

陰幾於道故以況道也六變而成三十六矣八變而成六十四矣十二變而成三百八十四矣六六而變之八八六十四變而成三百八十四矣八八而變之七七四十九變而成三百八十四矣

既曰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矣又曰陰幾於道故以況道何也太極見乎陰陽未動之初至靜而虛當以陰名靜為體而動為用體近本而用近末故陰幾於道也且太極在一年則純坤用事一陽將復之時

在聖人之心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之際自始終而言退藏於密者為萬動之終自終始而言寂然不動者為萬動之始蓋寂然不動衆體具全感而遂通羣用俱應正如六陰方純一陽已復一靜一動間不容髮是故有冥有罔北乃為玄冬雖收藏之終實是施生之始有體則用隨之若無用焉是棄物爾天地聖人豈棄物乎是故孔子孟軻處亂世汲汲行道者急於致用也雖然其徒顏閔冉耕不仕後世如嚴君平

龐德翁孫登之徒亦多不仕豈為已而絕人立體而無用乎易曰元亨利貞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元而亨利必歸于貞貞然後能返於元未發而中發乃能和和然後不喪其中蓋體成而用用斯為利用既善而體復全未成而用用反為害用未終而體已喪高士居亂世雖有濟物之心而無應世之迹者方求成體未暇致用與聖人成器而動者自當不同爾夫豈中心空然如死灰槁木

誠絕於物乎故康節之論雖曰陰幾於道又先曰陽尊而神所以六八之變咸自道而生也一變三重之則六六者天之用數一變四重之則八八者天地之體數六耦為十二十二者地之用數六一為七七者天之贏數六變而三十六者重卦六正卦之交而三十六正之卦數也八變而六十四者重卦之全數也十二變而三百八十四者復姤相交各得三十二先天圖十二變成六十四卦之爻數也六六而變之者

主爻之用而變也用生乎體則八八六十四卦成三百八十四爻也八八而變之者主卦之體而變也體成乎用七七四十九變而成三百八十四爻也四八三百二十八八六十四以八而變凡四十八變而成三百八十四言四十九變者論揲著存掛一之數也四十九變得三百九十二每卦虛存掛一之數是為八卦卦本體餘則三百八十四爻也六八爻卦之變天地之體用變化不窮而皆始乎一出乎虛散乎物故以

陰沉道者虛也謂天地變化盡生乎其間也以陽為尊而神者一也謂以變化役物而善藏其用也虛不得一無以起用也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

坤當無極之數乾為有象之祖陰為陽母自然而生男故後天以中孚生復也陽為陰父相感而生女故

後天以成生姤也此明先天圖復姤生於乾坤而為
小父母也嘗試論之極至也中也理以中為至太極
者大中之謂也謂太極為無偏係於無非中也謂太
極為有偏係於有非中也知虛即氣然後知太極太
極一也指一為虛氣實存焉太虛之外寧復有氣指
一為氣氣猶潛焉太虛之中初未見氣即氣即虛非
一非二故太極者兼包有無不倚動靜其元之元歟
靜則見虛動則見氣氣動為陽靜復為陰氣靜為陰

動復為陽動靜密庸間不容髮偏而各倚一則為二中而相通二乃為一有偏有中象則三矣有二有一數則三矣是故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也天下之理有一必有二有二必有三故三為一之真數一然後能三三然後能一故三為一之用數有上有下乃有上下之中有內有外乃有內外之中若各執一偏不相為用是不知二也何自而能一乎萬古之日一歲之日是也萬古之物一歲之物是也今以萬古為一歲而以

一歲觀太極則至理昭然矣無極之前陰含陽也坤則主之其冬至之時乎靜極而動動而生陽自復至乾動極而靜始在天正中陰又生焉有象之後陽分陰也乾則主之其夏至之時乎動極而靜靜而生陰自姤至坤靜極而動始在地正中陽又生焉由靜之動以陰役陽自復至同人而中陰陽適半物乃滋焉由動之靜以陽役陰自姤至師而中陽陰適半物乃成焉南北陰陽之偏也在天地為中者天地之所合

也東西天地之偏也在陰陽為中者陰陽之所合也
天地不合則不一不一則二氣不生陰陽不合則不
一不一則萬物不遂故冬至為子中夏至為午中子
午不同而中同春分為卯中秋分為酉中卯酉不同
而中同乃知二之未嘗無三中之未嘗非一也惟是
因象立數各有指義始若不同終歸一致歸藏首坤
以陰為一也周易先乾以陽為一也陰一陽二陰為
陽母也故母孕長男而為復陽一陰二陽為陰父也

故父生長女而為姤二者不同孔子通之係辭曰闔
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坤先於乾歸藏義也天尊地
卑乾坤定矣乾先於坤周易義也至於序卦剥受之
以復夫受之以姤陰陽迭用混而為一也由是言之
中無常然當時為是是謂時中曾非執一明此者無
適不當昧此者無適而當伊尹躬耕有莘終相湯而
伐桀仲尼歷聘列國及返魯而著書非不一也以由
中也比干諫紂剖心微子去之太公相周伐紂伯夷非

焉非執一也以求中也若夫楊氏為我其極無君墨氏兼愛其極無父執一而偏者若一而二兼兩而中者若二而一故曰無三則無中無中則無一也道家者流有三一之說心一腎一脾一三也三者合而為用一也惜其立教乃不然爾老子之得一孔子之致一釋氏之不二皆一也老子以無為一釋氏以空為一孔子以中為一知始終各倚一偏而中央通于上下也則吾道其優乎

性非體不成體非性不生陽以陰為體陰以陽為體動者性也靜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靜在地則陽靜而陰動性得體而靜體隨性而動是以陽舒而陰疾也

別而言之天為陽為動為性性者用也地為陰為靜為體體者質也合而言之天有陽亦有陰有動亦有靜有性用亦有體質地有陰亦有陽有靜亦有動有體質亦有性用性非體不成者陽得陰而凝虛賴實以立也體非性不生者陰待陽而發實從虛以出也

陰至坤而成體乾之十二陽實託焉故陽以陰為體
復自坤出三十一變而夫為春為夏則陰以陽為用
也陽至乾而成體坤之十二陰實託焉故陰以陽為
體始自乾出三十一變而剝為秋為冬則陽以陰為
用也以陰為體以陽為用在天則陽動而陰靜者陽
動而消陰也以陽為體以陰為用在地則陽靜而陰
動者陰動而消陽也此則陰陽各有體性也性得體
而靜者陽戀陰也陽主性而以陰為性之體陰體靜

故陽行舒遲也體得性而動者陰戀陽也陰主體而
以陽為體之性陽性動故陰行疾速也此則陰為體
陽為性也是故陰陽不相離雖交相為用而各有所
主也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
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
陰效其法而終其勞

動不得靜而不止故陽不能自立陰為基而後立隱

不託顯而不彰故陰不能自見陽為唱而後見陰陽
雖相待然見於天地間者無非一陽陰則分之而已
陽一陰二陽先陰後一如形而二如影影則效形先
為父而後為子子則代父故陽知其始陰效其法陰
終其勞陽享其成也且陽生於子一也伏羲之復文
王之坎無非一也陰生於午二也伏羲之姤文王之
離無非二也陽中於卯生也伏羲之離文王之震無
非生也陰中於酉成也伏羲之坎文王之兌無非成

也文王之八卦坤居離兌之間位乎未申乾居兌坎之間位乎戌亥居坎之前者有一未形知大始也居離之後者應乎坎二效其法也居兌之前者作成萬物終其勞也居兌之後者據坤之位享其成也坤居西南陰土也艮居東北陽土也坤為土而物之作成正在未申者陽將入地之時也艮亦為土而物之滋生乃在寅卯者陽已出地之時也陽雖生於子實兆於亥故十月薺麥生西北為天門而乾居之陰雖生

於午實兆於巳故四月靡草死東南為地戶而巽居之以坤居未申則乾宜居寅卯乾不居震居之者君不自為長子代父也以乾居西北則坤宜居東南坤不居巽居之者臣不造始長女代母也以天地之理推君臣父子夫婦之義不亦昭然矣乎

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為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徧而陰無所不徧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徧而常居者為實故

陽體虛而陰體實也

陽以神為性陰以氣為性神者靈也氣者質也故陽有知見而陰無知見剖心於地血在而知亡抉眼於槃睛存而見滅是以月無光假日以為光魄無識資魂以為識所謂陽性有而陰性無者非無也可以謂之無也陽以氣為體陰以形為體氣者虛也形者實也自用而言實有不徧虛無不周實有消亡虛無去住若自體言則氣先盡而形常餘氣內聚而形外包

所以光焰冷而灰炭存華葉乾而根莖在米粒小而
粃粕大果液少而苴滓多故曰陽體虛而陰體實也
天地合而生人兼乎陰陽之理靈性者天之神也質
性者地之氣也靈性乃有知識見聞質性僅分剛柔
清濁若見于氣體之間則氣已散而骨不腐形有具
而氣不周也夫陰陽異用體性殊科滯有者偏於實
溺無者執於空竊嘗論之陰陽之分有虛實明暗在
人則為動靜語默自夜言之以照為明明有限而暗

無窮自盡言之以蔽為暗暗有極而明無際自虛言之壘土為山架木為室實少而虛多自實言之鑿戶為牖穴土為空虛小而實大或者曰動有邇遐靜無邊際語可窮究默難測窺我將曰動無不之靜有所止語行萬世默在一身蓋天下之理必有體用體用之際必有其中所謂中者當而已矣執一非道貫三為道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陰有陽乃有中矣惟是兩端既立勢必相形形而上之器則為道形而下

之道則為器亦如陰陽本自不二去人情之妄循天
理之誠一以貫之無非至當矣夫人之所為學道者
最切莫若身男女之愛至情也死生之別至恨也敗
棺破露或見死者之形則厭然而惡然則平日之愛
非愛其形也愛其使形者也高堂闕寂似聞死者之
聲則惕然而驚然則平日之愛非愛其使形者也愛
其形也諒以愛出妄情非由誠性隨性變遷初無定
是若乃寤寐之見如平生者想也想且然況誠乎故

曰誠者物之終始也不誠無物誠者天下之實理窮是理焉可以學矣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屢變而不離乎中

太極者大中之氣也判為兩儀陽生地中自子至巳而乾純陰生天中自午至亥而坤純陰復生陽陽復生陰陰陽循環萬變無極而常本乎中蓋陰者陽之基也陽者陰之基也由子而午陽之時極矣天方中焉時雖極而道未極故生陰以基陽基成則陽復行

也由午而子陰之時極矣地方中焉時雖極而道未
極故生陽以基陰基成則陰復行也天下之理事不
過則不濟物不過則不盛聖人立事仁義不能不偏
乾坤成物陰陽不能不勝者將以求其至也惟合兩
為一道本常中所以變而能通其用不窮乾初至上
六陽已亢用九而陰始則自八之七自七之六未有
盡也坤初至上六陰已疑用六而陽復則自七之八
自八之九未有盡也是故極既訓盡亦又訓中物偏

乎一其極則盡以其方而不還也道通乎兩其極則
中以其圓而還也所以陰陽各分十二乾坤止用六
爻進六退六六乃居中在進為終在退為始晝之終
者夜方始夜之終者晝方始也依乎中庸之人不倚
一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一死生而不累處吉凶而
皆安心之所存以正為勝者知其無盡也是故國移
者未嘗不戮人死者不可復生唐虞雖禪而不滅顏
冉雖夭而不亡也

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太極分為天地在天地則為人鍾而生人在人則為心人者天地之太極故居天地之中天地待之以為主亦賴之以為用心者人之太極故居人之中人待之以為主亦賴之以為用日中則盛月中則盈君子貴中不亦宜乎天以午為中地以子為中陽以卯為中陰以酉為中日以正晝為中月以望日為中五行

以土為中六合以虛為中其為中則同其所以中則不同故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消則為陰故二者一而已矣四者二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不言地言君不言臣言父不言子言夫不言婦也然天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成故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三則有四有三則有五則有六有六則有

八

太極一氣也氣生則進而為陽消則退而為陰故有一則有二也有氣必有形亦有一則有二也故有陰陽則有天地陰陽者氣之二也天地者形之二也氣自子至午為升自午至子為降二而已矣有地以限之自子至寅地中升於地上者為陰中之陽自卯至巳地上升於天中者為陽中之陽自午至申天中降於地上者為陽中之陰自酉至亥地上降於地中者

為陰中之陰故有二則有四也三者天之用也陽之
生也自少至中自中至老陰之生也亦自少至中自
中至老所以天用三畫地用三畫有三則有六也四
者地之體也形有四方氣有四時所以天有四卦地
有四卦有四則有八也二者一而已者二氣本一元
也四者二而已者四象本二氣也六者三而已者陰
無用託陽以為用陰陽同一用也八者四而已者天
無體託地以為體天地同一體也一不分兩則不立

故偶數為體兩不合一則不通故奇數為用體分乎
兩用合乎一故曰兩不立則一不形一不見則兩之
用息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
生則言著彰言著彰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
兔也得魚兔而忘筌蹄可也捨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
其得也

因有意以至有數謂作易之初也因數立以至意顯

謂成書之後也發於心者為意發於口者為言健順
動止陷麗說入凡可言者皆象也既有其象則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其數可數矣是故易起於數也太極
肇分十數斯具天五地五各以一而變四其二無體
所存者八有天而地效之所謂八者四而已故卦止
於八而象止於四也由四象八卦衍而推之至於千
萬億兆當此數者必具此象有此象者必應此數大
而天地小而鱗介毫釐不差吐於口者可得而言揚

得於心者可得而意會此易之所以畫也昔伏羲作
十言之訓曰乾坤坎離艮震巽兌消息更三聖人無
出乎此者以象數有定不可增虧故也由言而得意
焉魚兔既獲筌蹄可忘故雍謂先天之學為心法也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
故吉凶悔吝易之應也以元亨為變則利貞為應以吉
凶為應則悔吝為變元則吉吉則利應之亨則凶凶則
應之以貞悔則吉吝則凶是以變中有應應中有變也

變中之應天道也故元為變則亨應之利為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變人事也故變則凶應則吉變則吝應則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

觀物之書衍四象四象即四德故此二節可以推內篇述作之大體元亨利貞在天為春夏秋冬氣之四變也在人為仁義禮智德之四變也天變而人效之故為易之變也吉凶悔吝因人事之是非天報之以

禍福人行而天應之故為易之應也合而言之如此
若別而言之則變中自有變應故以元亨為變則利
貞為應天之變應也應中亦自有變應故以吉凶為
應則悔吝為變人之變應也元有吉之道不成不已
故秋則利應之亨有凶之道盛極則衰雖天不免惟
歸根復命應之以貞而已此變中有應天之道也既
曰元則吉吉則利應之亨則凶凶則應之以貞又曰元
為變則亨應之利為變則應之以貞者或以元亨為

變利貞為應則生成之次也或以元利為變亨貞為
應則奇偶之次也蓋元則吉以亨為吉也故利應之
亨則凶以利為凶也故應之以貞自貞反元衰而復
盛也故元為變則亨為應由亨得利盛而必衰也故
利為變則貞為應以理求之斯無礙矣本凶也能悔
則變吉宜悔也致吝則變凶因悔吝以生吉凶此應
中有變人之事也是故變則為凶我能應之則吉變
則為吝我能應之則悔又以凶吝皆為變吉悔皆為

應者教人以避凶趨吉之道也悔者吉之先吝者凶之本人有悔吝異情故吉凶殊應不若天道無心一切守貞則無非吉也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也

元者春也仁也春者時之始仁者德之長時則未盛而德足以長人故言德不言時亨者夏也禮也夏者時之盛禮者德之文盛則必衰而文不足救之故言時不言德故曰大哉乾元而上九有悔也利者秋也義也秋者

時之成義者德之方萬物方成而獲利義者不通於利故言時不言德也貞者冬也智也冬者時之末智者德之衰貞則吉不貞則凶故言德而不言時也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春冬言德不言時秋夏言時不言德春冬近本故東北為山藏用以崇德夏秋近末故西南為地顯仁以致用乾元春也故曰大哉上九夏也故曰有悔利蔭情而貞為性秋為利而冬為貞也

道生天天生地

虛者道之體神者道之用神者誠也誠則有精精則神變化自然莫知其然故道生天者太虛之中自然氤氲而神生氣也天生地者大象之中類聚交感而氣生質也

及其功成而身退故子繼父禪是以乾退一位也

陽者一也陰者二也陽為天陰為地乾知太始有一未形故道生天陽生陰故天生地道生天地功成無

為長子代父用事於震乾退一位而居亥者有一未
形無為之地也天即是乾乾即是道子繼父禪即父
之體非一非二也故易言虛不言無言密不言空

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出
於理違乎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於理也
象以擬天下之形數以定天下之質名以出天下之
言意以盡天下之用謂易之象數名意也理者自然
也數出於理道法自然也如圓者圍三徑一方者圍

四徑一天圓故以一起以三為用地方故以一起以
四成體皆理之自然也術者但明其數而已不知其
所以然者理也三連六斷中虛中滿仰孟覆碗上缺
下斷象也天地日月雷風山澤形也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數也健順動止麗陷說入質也乾坎艮震巽離
坤兌名也秉承應比悔吝進退意也言見乎文用見
于事也氣聚為象凝則為形道運為數布則為質形
麗於實質近乎虛也

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

道者天理之公休戚者人情之私也天下之事苟任天理之公則吉凶以貞勝動無非利得喪以命處居無非安何休戚能累其心哉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

天可以理盡而不可以形盡渾天之術以形盡天可乎理者太虛之實義孔子所謂誠釋氏所謂實際道家所謂天真自然自然者原其始實際者要其終誠者

始終若一舉其中也誠者實也氣數神用之所起也
在氣數為命在神用為性而理行乎其間矣神無盡
理亦無盡氣數疑若有盡然大氣大數合乎一四旁
上下氣不可盡也溝澗正載數不可盡也天以辰為
體無物之一氣也與太虛相為無極故天不可盡也
實者有限虛者無窮神理不可盡者以虛而已聖人
曰窮神窮理云者自我窮之得其極至則為可盡也
欲盡天者亦當如窮神焉以理索其至而已康節曰

天之大陰陽盡之矣蓋天雖無窮而不過陰陽二端
此可以理盡者也若鄒衍之流有九州之外自有九
州之說是欲以形盡天比渾天之術尤為荒唐之論
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不精義則不能入神不能入神則
不能致用

惟至誠為能生精惟至精為能生神此生出之本有
至理在其間然不過乎專一而已精義入神不知所

以然而然故能致用也津人操舟僂者承蜩庖丁解牛輪扁斲輪皆入神致用之義在孟子則曰為仁在熟之而已精則熟熟則妙天下之事欲進乎神者要在於熟無他巧也

為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猶春之時不可行冬之令也

春夏秋冬皇帝王伯道德功力體分乎四用歸于一變而能通易之義也

自然而然不得而更者內象內數也他皆外象外數也
先天陰陽二圖內象內數也先後有倫變之則亂蓋
自然而然不得而更也其他象數則變易無常後天
之易孔子序之惟以理為次者內象內數立體之經
外象外數應用之變也故三易屢更先天不易
天道之變王道之權也

天道有變不失其常王道有權不亂其經經常者自
然之理簡易之道也天道不過乎陰陽王道不過乎

仁義

卦各有性有體然皆不離乾坤之門如萬物受性于天而各為其性也其在人則為人之性在禽獸則為禽獸之性在草木則為草木之性

太極之虛為乾坤之性太極之氣為乾坤之體太極一也有動有靜是為陰陽是為柔剛乾坤既分性體斯辨凡卦之性體雖各不同然萬變不過乎兩端兩端同歸于一致者以諸卦生於乾坤乾坤本於太極

猶人物之性不同而皆出乎天也天為一靈性也地為二氣性也人為三種性也數極于三萬類斯判故論靈性則無不同論氣性則有不同至於種性則物各一類萬萬不同矣人有入之性禽獸有禽獸之性草木有草木之性者氣性質性也人之性人人各不同禽獸草木之性物物各不同者習性種性也所謂天性則一而已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雖植物無知而性質順成不異於人者至理無二故也

天以氣為主體為次地以體為主氣為次在天在地者亦如之

天以體為次故星辰不見地以氣為次故地火常潛凡在天者以用為本故成象在地者以體為本故成形動物屬天亦以氣為主植物屬地亦以體為主氣則養性性則秉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太極者太虛也太虛之神用降而在人則為誠性太極之中和降而在人則為道氣人存其誠性以養其

道氣則神御氣氣載神神氣不離當與太極並存不
隨有物俱盡此聖人之死曰神死而不亡之壽也常
人運動皆由血氣血氣者金木從火水而生魂魄假
精神而生客氣也客豈能久乎其生也志為氣役主
為客勝性已失矣客氣既盡性安得獨存耶
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

一陽生於子至巳而成乾天之象立矣自午之後陰
生消陽至亥而成坤凡陰所為皆效陽而法之觀先

天圖即可見矣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自有
一以來以元會運世推之堯適當乎已未堯之前每
事皆先天而造之三代之後制作云為無非效法之
事是故先天取四象者虛中待用用之在人先天而
天弗違也後天取五行者中亦實矣雖人事亦由乎
天命後天而奉天時也故先天事業非大聖人不能
為也子雲曰法始乎伏羲其開物之初乎成乎堯其
先天之極乎所以十三卦始於離而終於夬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靈臺郎臣倪廷梅覆勘

膳錄監生臣黃鐘

欽定四庫全書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卷八

宋 張行成 撰

觀物外篇

下之中

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可得而測也
實則有盡虛則無窮神用不可測者太虛之變化也
是故象數推天有時不驗聖人不貴乎術獨重乎理
者蓋以此也故雍謂天可以理盡不可以形盡而後

天之用以理為宗

自然而然者天也唯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也

自然者理也理之所至混然自成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天造也欲知其所以然者由窮理而始唯聖人能索之者窮理之至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窮理者猶在致知之域我與理異至於窮神知化自非體之者有不能焉與理一也時行時止者委身於理私意

無與焉故行止雖人所為而實同乎天者天行也

生者性天也成者形地也

生者性天真氣靈性也成者形地血氣體質也真氣
靈性雖藉血氣體質而行亦因血氣體質而亂君子
貴反本者合二歸一也

日入地中交精之象

日入地中有男女之象無情慾之私男女合精血交
而後生人故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惟人

備天下之美既有美焉則近乎末流矣聲色臭味
最為末者陰之極也是以人能天地之所不能而亦
不能天地之所能裁成輔相雖由才智而行變亂戕
賊亦自巧詐而始故曰甚美必有甚惡識者寡嗜慾
薄滋味反本之道也

體四而變六兼神與氣也氣變必六故三百六十也

體者在天為四時在地為四維在人為四支神則太
虛氣則太和也神者太虛之靈其光為血氣者太和

之發其液為精四體者神氣所自成而復寓其間以致用故六也先生曰陽行一陰行二一主天二主地天行六地行四四主形六主氣是三百六十日者氣變必六運行之數也二百五十六位者體變則四生物之數也

凡事為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蓋夏至之日止于六十魚之以晨昏分可辨色矣庶幾乎十之七也

天數五地數五合之而十天包乎地得數之全體四

用二合之而六故氣以六變而爻畫象之餘分侵地
不過乎七故歲有閏餘畫極七分而著數法之也以
一歲而言冬三分不用以一日而言夜三分不用皆
以存本也存本不用用乃不窮故人作事不可盡常
留十之三可也若為之極後來不可復措手矣秦之
虐隋之奢皆用之而盡者也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
在其中矣

先天八卦之圖員者為天方者為地體分乎兩用合乎一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見有限理無窮宜終身玩之而不厭也

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出入于有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

乾者天德一氣之主也分而稟之有萬不同皆原於一而返於一天德者誠也至誠不息則不為死生間

斷剛健粹精有氣之用無氣之累故能載神而與之俱也神者太虛之靈在乎有物之先當為一而應乎次二者以虛必寓實而顯仁神亦乘氣而變化也古之事神者設木主立尸祝置巫覡皆以託其虛也惟其變化不測出入于有無生死之間不為實之所礙是之謂神凡人皆有神而不能自神者為實之所礙爾惟至誠存心者其心虛明有心之用無心之累不累於物乃能如神

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

元亨利貞循環無端立本則一應用則四以至六爻
旁通有萬不同其實復歸于一此性命之理也在釋
氏為圓在老氏為真在吾儒為誠君子自強不息所
以體也

時然後言乃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應變而言言不在我謂之無言可也孔子與門弟子
言皆隨其人資質而應答未嘗有心也不謂之天可

乎

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真可以謂之人矣

數成於三三者真數應其數者天地人是也故人為
天地之配或問管仲曰人也以其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有仁者之功可以配天地也若下管仲者是物而
已或曰才力有分遇合有數安得人人為管仲之功
乎曰仲尼之徒羞稱管晏君子所以配天地或在此
不在彼也故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此之謂大丈夫

生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

生而成成而生者生生不窮也達人以死生為夜旦之常者知此而已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理人皆能言實知者鮮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為聞而知之者言也

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地以體為體而宅氣天以氣為體而宅神太虛無體

神自生焉故君子貴虛心虛非無也易所謂天地氤
氲老子所謂綿綿若存予思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孟子所謂誠者天之道虛即氣氣即虛虛者
氣之未聚有氣之用無氣之累者也

天六地四天以氣為質而以神為神地以質為質而以
氣為神唯人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如禽獸之聲以
其類而各能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
然唯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則不能也人之生真

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

三天兩地者天地用數也以十數之天得六地得四
天地分乎太極之數也乾之策二百一十六者三十
六而六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三十六而四之
也乾坤分乎一暮之數亦天六地四也四者四體也
六者兼神與氣也先生曰天行六地行四四主形六
主氣是也天以氣為質以神為神是天無質也故能

動不能靜地以質為質以氣為神是地無神也故能
靜不能動惟人備乎神氣質故兼天下之能而為萬
物之靈也太極之數一而包五天有五星地有五行
故聲有五音禽獸稟氣之偏各得其一如牛鳴中宮
雉鳴中角之類惟人備五行得天地日月交之用故
獨異乎物而為至貴也

燈之明暗之境日月之象也

燈之所照前明則後暗不能如燭之四照若日月之

代明也或曰燈所以照處明不照處暗如月之借明於日也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膽情性神而情鬼

影者形之陰因形而有不能免也影必託明而見陰不能自見也日者天之陽魂月陰魄也性者人之陽魂情亦陰魄也月借日以明過則食日情因性而生過則亂性性情皆虛寓之於形則心為性神靈之主

也膽為情血氣之使也神本於虛鬼近於物故性神而情鬼無心者為神有情者為鬼情一也喜怒愛惡又有邪正焉正者猶為鬼之神不正者斯為鬼之物矣

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

著合一握四十九之未分是謂易有太極太極者太一也包含萬有於其中故曰道為太極在人則心為太極太極不動應萬變而常中乃能如天故操著必

掛一也

形可分神不可分

可分者不能分不可分者能分猶可變者不能變不可變者能變也神者形之用形者神之體神寓於形形有殊而神則一故一體動而四支應者神本一故也人能體神致一則萬物應感如同一形故曰至誠如神又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為主則能一形為主則不一衆人以形為主物為之累安能體神而致

一乎

陰事大半蓋陽一而陰二也

陽一陰二者陰分陽也雖陽少陰多而陰小陽大陰之二不能敵陽之一陰二則缺陽全則三也是故奇畫少而致用多偶畫多而致用少天地心腎與夫支幹之理可以見矣昔關子明言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主寡亦陰事大半之義皆論體數者也若用數則不然是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地數本多於天聖人

作易三天兩地倚正數而立之以大包小以陽從陰
小人雖多不能以衆而勝至於黎民於變皆化乎陽
則復合於一矣

冬至之後為呼夏至之後為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
冬至之後陽長陰消舒萬物以出故為呼夏至之後
陰長陽消斂萬物以入故為吸若自日言則予以後
為呼午以後為吸天之一年一日僅如人之一息是
以一元之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在大化中為一年

而已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發而中節者無心善應天之公理非人之私情也不誠者無物至誠者無我故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人能無我則七情應感而和無入不自得無適而非樂也蓋悲愁憂怒不累其心心之所存者誠理真樂而已

不我物則能物物

天之所以大者以其體物而無私人若有我則我亦一物爾安能物物是故有我者不能我我無我則我自我矣敵物者不能物物體物則物自物矣無我而體物則萬物皆備於我我大而物小矣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

任我者一人之私意因物者天下之公理私者情也

情則血氣之慾公者性也性者精神之靈人心為政
血氣不能亂之則精神內守反乎性原其中虛明神
而靈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御氣
而不恃於氣故也是故龍之變化觸石如虛行空如
實亦可謂神矣猶為陰陽所制者以其恃於氣也知
變蜿蜒風心目相憐之理則可以知神矣

天之孽十之一猶可違人之孽十之九不可追

天之孽數也人之孽理也理之所至無可逃者數亦

由理而生而有逆順循理之順者可以回數之逆天
人之分也循理之順可以回數之逆者天地大數本
順其逆乃細數之紛紜錯亂者爾觀先天與卦氣二
圖可以見矣如人脈息初本有常至于錯亂或自為
之增損也十之一十之九者十孽之中由天者一由
人者九言自取者衆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先天造物之初由心出迹之學也後天生物之後因

迹求心之學也心虛而神道亦虛而神能出入於有無死生在先天之初不為無在後天之後不為有者迹不能礙本無間斷故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也形可分神不可分以其不可分故未嘗不一天下無二心者亦以本一而已本一而不能一者形為之累物或礙之也至人與他心通者其心虛明形不能礙盡誠之極體物之至也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耆

慾將至有開必先凡人吉凶禍福或得之夢寐或見之證兆有知先覺焉者神之靈也人心皆有神靈多為血氣外物所昏如鑒之蒙垢已則先暗何以照人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為神者至言也

鬼者死之名也神者通乎生死之稱聖人曰神人之學至於神者不死之學也神者道與一之妙用也身地也本靜所以能動者血氣使之然也

血氣者陽氣也神氣也所謂既生陽為魂者魂氣歸

天雖有死魄無能為矣此地之質也故植物亦有氣而不能動者陰之氣地之類也

生生長類天地成功別生分類聖人成能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生生也一卦分八卦以至于六十四卦一卦分六爻以至於三百八十四爻衍而長之以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長類也由一氣之變化天地之所以生也故曰天地成功若夫別其生分其類使貴賤履位賢不肖襲情禽

獸草木蟲魚各安其生魑魅魍魎鬼神不出其靈怪
者由一理之經綸聖人之所以治也故曰聖人成能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性情本一類也性得於有生之初近乎天理之誠情
見於有慾之後雜乎人為之偽本末之異也迺乎一
則用無非善雜于二則有善有惡若没于下流則無
非惡矣

陽主闢而出陰主翕而入

陽之闢而出也震以長之乾以分之觀春夏而可見
矣陰之翕而入也巽以消之坤以翕之觀秋冬而可
見矣

日在于水則生離則死交與不交之謂也

日在子以後為升則向生午以後為降則向死故人
當保精精全乃神王坎離不交則天地之道否而陰
陽之功息矣

陰對陽為二然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主

于陽則歸之于一也

陰者道之體陽者道之用體常存以待用故陽來則有用而生陽去則無用而死天下之物歸乎用故以陽為主也陽對陰為二如君之有臣夫之有婦天之有地名雖竝立勢不相亢所以乾九坤六陽能兼陰陰不得兼陽聖人三天兩地而倚數蓋因自然之理而反二歸一也

神無方而性有質

神依於氣性依於質故氣清則神清昏則神昏質明則性明暗則性暗曰神無方者主神而言也性有質者主受性者言之也謂性為萬物之一原者以性為神在命之先也謂性為有質者以質為性在命之後也性正如精神有精而後有神有命而後有性此世人所共知後天之學也

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

發乎性者內心起也內心起則血氣應之故見於情

血氣動於中顏色見於面不得而隱也惟大姦大聖
顏色不能盡其心

以天地生萬物則以萬物為萬物以道生天地則天地
亦萬物也

道生天地者太極生兩儀也天地者大物也萬物皆
為天地之體合天地之間一物而已人能體物則如
天地也

人之貴無乎萬物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

天一地二人三合一與二為三故人當虛位天地之用也能兼天地之能而為天地之用也凡萬物之類有肖乎天者有肖乎地者人而兼之不亦貴乎不知自重終同一物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天與西北地與黃泉人與思慮皆幽隱難知之處而太始之初有一未形乾已知之況萌於象數乎惟未

發於言行者未見於形非得一而虛明者不能知焉
故惟鬼神知之神者先覺彼不得而遁藏也聖人亦
如神然廢心任誠不逆詐不億不信所以堯試鯀而
周公用管蔡也

氣變而形化

氣變于天則形化于地觀四時之運可知之矣人之
少壯老死形亦隨氣而變聖人以仁義禮樂養人之
精神血氣而容止進退至于可觀者亦氣變而形化

也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人備萬物之性故備萬物之能以其稟太極中氣靈於萬物故也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戒哉神一而已人之神即天地之神也人為外物所蔽不能得一是以彼此之間不相知天地虛明不用耳目而無不見聞人自欺即是欺天地天地已知之矣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亦畏之矣
積惡而陰多鬼不畏之矣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夫
何畏之有

人與鬼幽明之分不同理一而已故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
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我則失理而下入於術矣

窮神知化非口耳之學所能當由至誠不息躬造其

境然後實有所見至誠者心學也強通者非造理而
寤有我者非循天之理術者外學也理者內學也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物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心之神其體本虛不可分也隨物而起泥物而著心
始實而分矣今人心專一於事物者邪正各有所至
惟不能致虛故不能應萬變也一於實者是精一於
虛者是神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聖人利物而無我

聖人利物而無我衆人有我而害物公私一判末如
霄壤

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日月照其面目不愧於人可乎鬼神伺其心意不畏
於天可乎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錄實事而善惡
形于其中矣

春秋書實事而善惡自見此之謂天理之自然而非

一人之私意也後世之史善惡不明者以文而失實不然則有私意存乎其間如馬遷班固皆隨所好惡發憤而生褒貶況其他乎

中庸之法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

自中者天誠也自外者人思誠也

韻法闕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

聲色臭味皆物之精英發乎外者也聲為陽色為陰
臭為陽味為陰而各具四時之四變則十六之數也
物有聲而不通變惟人之靈則通之康節以聲音各
十六等推萬物之數元會運世者氣之數故以推天
地律呂者聲之數故以推萬物二者一理而已聲音
律呂其別何也單出為聲一之倡也故為律而屬天
雜比為音二之和也故為呂而屬地聲以字為主字
有平上去入四聲有輕有重則清濁也音以響為主

響有開發收閉四音有抑有揚則闢翕也聲者體也
音者用也天統乎體地分乎用以律唱呂因平上去
入之聲而見闢翕之音者因體生用也故闢翕為律
天以呂和律因開發收閉之音而見清濁之聲者因
用生體也故清濁為呂地也東為春聲陽為夏聲銜
凡為冬聲則擊收者秋聲也東附於冬不為冬聲何
也經世有二元起於冬至者天之元也行於春分者
物之元也是故四序之冬五音之宮六律之黃鍾方

皆屬北者冬至之元體之所起也聲皆附東者春分之元用之所行也故知作韻者亦有所見也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於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此明先天圖以復次坤之義也坤反本復靜在一年則十月在一元則太極未動之際陽動於中而為復在一日則子中在一年則冬至在一元則太極生陽之始欲觀萬古者一年是也夫太極不動有一未形

其在先天坤之時也文王置乾於西北而曰乾知大
始者以乾為宗明後天之用也是故太極雖虛其中
有信應感而動間不容髮若指坤為空與無恐失之
矣所以文王既以乾知大始又以坎居北方而卦氣
起於中孚太玄始於中首者皆以更相發明慮後世
之溺於空而蔽於無也

不見動而動妄也動乎否之時是也見動而動則為无
妄然所以有災者陽微而無應也有應而動則為益矣

无妄震體見動而動也故為无妄震體之動者初九也無應則為无妄四未變也有應則為益四之變也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可謂有應矣猶還師焉聖人之動其謹如此雜卦曰无妄災也

精氣為物形也遊魂為變神也又曰精氣為物體也遊魂為變用也

形者體也神者用也言精氣則知遊魂為神氣言為物則知為變者性也言遊魂則知精氣為沈魄言為

變則知為物者常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人之學當從根本中來潤身者根本也

剗割者才力也明辨者智識也寬洪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三者亦知仁勇也

無德者責人怨人易滿滿則止也

責人以嚴待己以恕貧賤則怨富貴則驕皆易滿也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堯舜之為政孔子之行已所謂循天理而動也造化
安得不在我乎故天能使唐虞之亡堯舜能使世之
不亂天能使周之不興孔子能使道之不喪天自行
其天人自行其人此之謂造化在我
學不際天人不足謂之學

近世之學以高明中庸為兩端故天人間斷而不一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為卿相為匹夫以至學

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坎為險可以見城府則坤為腹可以想德器矣養氣者所以長德器也無德器則喜怒哀輕則多妄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于性命亦潤

天理者學之正位得正位則有真樂真樂不間於生死故性命亦潤

歷不能無差今之學歷者但知歷法不知歷理能布算

者落下閤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落下閤但知厯法
揚雄知厯法又知厯理

厯理者依天地日月變化自然之數之用以置法如
顓帝四分厯以立體太初八十一分以求閏是也古
人有三百年改憲之說蓋厯不能無差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皆情也非性也不至於性命不足
謂之好學

怒與過情也不遷怒不貳過制情也制情亦情也制

情求以復性也陋巷簞瓢不改其樂非有得於性命則不能也故康節又言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孟子曰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暫悅而已深造自得而後至於樂

楊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易於復言見天地之心於大壯言見天地之情一陽動于坤下者復也其萌於思慮之初乎一陽動於乾上者大壯也其發於顏色之際乎然則天地之性何

所見一陽初動為心則萬慮俱寂為性當係坤之時
矣蓋坤者寂然不動性也復者感而遂通心也大壯
則萬物相見情也所謂性者乃真心不動之處逐物
者心包絡之血氣妄心也真心者君火性之神用也
安心者相火血氣之役使也子雲太玄始于中首可
謂知真心矣冬至之卦復也起于中孚七日而復應
焉真心非空然無物老氏所謂其中有信吾儒之誠
也是故真心者性之正覺也以為有而常虛以為無

而善應復則初念去本為未遠可以推見真心者也
易无體也曰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恐遂以為有體故
曰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為典要變也

謂之易者本取其變也惟有常乃能變無常則紛亂
何能變乎蓋易本于地上之數地上之數起於二一
陰一陽往來錯綜以至千萬億兆而未嘗紛亂故不
窮也易者二也必有不易之者則一也會二歸一其
太極乎故天運四時北極不轉聖應萬變中心不搖

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踰蹠四顧
孔子觀吕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蹈水之論有是理而世無其人則形為之礙也鳥翔
空如實魚泳水若虛故知蹈水有此理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
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闔渾渾
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天不能無陰陽人不能無小人君子陰陽順而相濟

則物成君子小人順而相養則世治是故無性非善
無事非利無動非吉無適非樂此致一之論也惟陰
陽有攻取之性逆順不能相無而兩不能合一故陰
常病陽小人常害君子聖人作易有長君子消小人
之道存焉所以裁成輔相也闢闔皆於未然消長必
防其漸長陽消陰渾然無迹至於黎民於變比屋可
封則至一之極也古之用易者非堯舜孰能當之

大過本未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可過

者有不可過者大德大位可過者也伊周其人也不可懼也有大德無大位不可過者也孔孟其人也不可悶也其位不勝德耶

遯之六二升而極于上六則為大過以此安於下固志不奪遯世無悶也以此升于上滅頂不悔孟子所謂大懼也惟固志不奪之人乃能滅頂不悔孟子所謂大丈夫者也彼苟進者隨時趨利安能過涉滅頂乎是故大過自遯六二來而象因初上二陰爻以發明之

也

在遯則初二皆為遯世無悶
在大過則上為獨立不懼

夫以德言之其心則

同以位言之其分則異故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也
孔子似周公孟子似伊尹孔孟非不及伊周位不勝
德也

大哉位乎待時用之宅也

易之六爻人也爻之所在無間君子小人即位也位
者待時用之宅故六爻即六位也爻來位見乃有上
下內外得失之別

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
哉未有剥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
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治亂循環如陰陽消長必不能免貴未然之防聖人
所以立人極也後天之易所重在此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先天圖自坤而生者始于復自乾而生者始于姤皆
在天地之中中者心也故先天之學為心法而主乎

誠蓋萬法出乎理理之所至自然而成然理者天下之公非我所得有誠者所以體公理而在我者也是謂天德太極之根可以成己可以成物若不誠焉妄心生而公理滅既自喪我安得有物何由入道

所行之路不可不寬寬則少礙

天道惟用七物數必去本不惟存本亦居之以寬為變化之地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始為知易孟子著書未嘗及易

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孟子達道之權而不執滯是知易也其言子莫執中猶執一益見其知易矣性善之論則天之一易之用數也

所謂皇帝王伯者非獨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已但用無為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知力則伯也

易起於皇書起於帝詩起于王春秋起於五伯凡用
無為者皆皇如高惠之世是也用恩信者皆帝如孝
文之世是也用公正者皆王如孝宣之世是也用智
力者皆伯如孝武之世是也孝宣伯之王孝武王之
伯也譬之春夏秋冬東西南北此四者之數也

鬼神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
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
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

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管子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謂之鬼神鬼神者太極之英氣正理行乎兩間為天地之用者也氣其狀也理其情也人之耳目鼻口手足之運用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之精光皆英氣之外發鬼神之狀可得而知矣福善禍淫誰其主之聰明正直誰其有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誰其任之皆至理之相感自然而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鬼神之情可得而知矣

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統下三者有言象不擬物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擬一物以明意有數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類是也

易有意言象數意萌於心言出於口有氣則有象有名則有數此世之所知也而不知一萌於心即有象數況已出于言乎是故健順動止陷麗說入皆係象數不必至於天地日月雷風山澤之形而後有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之數也所以雍皆謂之象若無象可見天地鬼神安得而知之耶

易之數窮天地始終或曰天地亦有始終乎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

天地消長之運一年是也始必有終終則復始是故元會運世之數開物於寅閉物於戌夫法始乎伏羲當為寅開物之初則戌閉物之後可想而知矣既極於亥當復生於子也

易有內象理致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變者是也
理致者健而說巽而動之類是也指定一物者地中
生木火在天上之類是也雍又曰自然而然不得而
更者內象內數他皆外象外數何也內象無實象內
數無實數存乎太虛若可更也而不可更者理有必
至自然而成雖有智巧不能變其象而逃其數也若
外象外數體若一定然又有飛伏卦有消長六位八
物不能自定是故惟適變者不變而不變者終變也

先天卦數二圖皆有序而不亂者以天地本象本數
循自然之序而成也後天卦氣圖及雍卦氣圖皆雜
錯無定者人情物態非偽即妄所以孔子序易以理
為次而象數自從之也

在人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物則乾道成陽坤道成
陰

陰陽分太極在道則為乾坤在氣則為天地鍾於人
則為男女散於物則為動植於其中又細分之至于

不可數計無非兩也合一則致用

神無方則易無體滯于一方則不能變化非神也有定體則不能變通非易也易雖有體體者象也假象以見體而本無體也

易以六十四卦為體故曰體者象也變於三百八十
四爻之中不可指一而名故本無體若求於不變之
時則又退藏于密矣一陰一陽之謂道易雖無體猶
有方也陰陽不測之謂神則無方矣故陰陽變化顯

諸仁者易也陰陽不測藏諸用者神也易猶有二神則合一二無定體一無殊方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

分者理所當然故謂之道人能安分則知常久而自有變化知常則明明則神矣

正音律數行至于七而止者以夏至之日出於寅而入於戌亥子丑三時則日入于地而目無所見此三數不

行者所以比於三時也故生物之數亦然非數之不行
也有數而不見也

天三地二天地分太極之數也天倍三而六地倍二
而四天兼餘分不過乎七日有十辰有十二在日為
十用七在辰為十二用九是故夏至之日最長出於
寅入於戌亥子丑三時日入地而不見乃知陽之盈
數不過乎七曰雍以聲音律呂之數窮動植之數正
聲十錯綜之得一百六十下三聲有數而無聲者凡

四十八所用者一百十二而已正音十二錯綜之得
一百九十二水石二音有數而無音者大數通四十
所用者一百五十二而已合一百十二與一百五十
二共得二百六十四為實用之數聲音相唱和而分
布于二百五十六位每位得二百六十六蓋以見乎
用者三不用者一之數也凡象之在天上形之潛地
下鬼神居幽冥之間無不麗乎數特人不見之爾故
曰非數之不行也有數而不見也

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也

易有六爻即為六位爻來則位見爻去則位亡可以
明實即是虛虛即是實變者不變不變者終變之理
矣六位為六虛言待人而實也高祖太宗以匹夫而
升九五夏桀商紂以萬乘而為獨夫以位為虛不亦
信乎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有形則有體體者析乎形而已有性則有情情者分

乎性而已形性兼該體情偏係拱手則足不馳駐目則耳不聽者體也頭目有傷臂指自捍者形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性也所以不同者偏係之與不偏係公則大私則小也

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天主用四時行焉地主體百物生焉聖人主用教化係焉百姓主體衣食出焉雖二者相資闕一不可然

金少曰
卷八
無體者為太虛無用者為棄物言體者未必有用言用者則必有體也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于五伯絕於秦萬世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始乎伏羲物開于寅也成乎堯陽純乎已也革于三王陰生于午也極于五伯陽道已窮絕于秦則限隔矣邵雍所謂羲黃堯舜湯武威文皇帝王伯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是也堯之前亦有如五伯者

大數之中自有小數以細別之也特世遠無傳惟近者可見爾是故雍于皇帝王伯之中各分皇帝王伯也

神者易之主也所以無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無體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神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所以應天下之故易也故易為神之用易者陰陽也神者陰陽不測也

循理則為常理之外則為異矣

不循自然之理者在天為怪異之氣在人為乖戾之行六氣有淫八風有邪五行有沴怪異之氣天地不能免大數本順故卒反于正

火以性為主體次之水以體為主性次之

天下之理虛實相資動靜相養不可偏無以性為主者體為次攝用歸體也以體為主者性為次從體起用也不惟水火天地精神皆可以此理推之矣

陽性而陰情性神而情鬼

精神者性命之本原血氣者精神之佐使血氣者喜
怒愛欲之所生情之所起也人端本則情復于性逐
末則性敗於情性陽類故為神情陰類故為鬼書稱
堯曰乃聖乃神神者通乎死生之稱而鬼則非所以
稱人也情靜性復陰消陽純學至于此死而不亡矣
若肆情縱慾喪精失靈其死曰物豈惟鬼乎

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離終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
也

自乾坤至坎離以言天道自咸恒至既未濟以明人道此文王之易也文王之易天地之用也用從體而起上經首于乾坤者有天地而天之用行坎離則其用之不窮也下經首于咸恒者有夫婦而人之用行既未濟則其用之不窮也坎離者陰陽互藏其宅乾坤之交也未濟者水火各反其位坎離之不交也不交則窮故曰未濟男之窮也窮則復生變化見矣是故天地亦有窮則變化之本息人物亦無窮則變化

之用息人物之有窮乃天地之所以無窮也雍曰日
在于水則生離則死交與不交之謂也未濟為男之
窮而下經終焉誠至理也

太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也神生數數生象象生器
太極者一元一元者乾元坤元之本合而未離者也
寂然不動虛則性也感而遂通發則神也性者神之
體神者性之用故太極為一不動生二二即是神夫
太極動而生陽陽為奇一也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陰

為偶二也陽奇之一有物之一非太一也太一者太極之一非虛非氣即氣即虛真至之理自然生神神應次二有動有靜于是生數奇偶者數也數生象乾坤者象也象生器天地者器也生而成器神乃寓乎其中以顯諸仁以藏諸用故器之變復歸於神者返乎本也

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器之變復歸于神也

太極本靜故不動為性發則神者應感而通也神則
數者動靜變化倏陰忽陽一奇一偶故有數也有數
之名則有數之實象者實也氣見則為象凝則為形
器者形也形者神之所為而以自託焉如蠶作繭本
自我為非外來也

欽定四庫全書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卷九

宋 張行成 撰

觀物外篇

下之下

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極

太極一也真一含三而無對動靜則有奇偶分太極而各半乾坤自此生矣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

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此發明李挺之變卦圖也李挺之傳康節六十四卦圖剛柔相易周流變化以乾坤二卦為易之門萬物之祖功成無為凡卦一陰一陽者由復姤而來二陰二陽者由臨遯而來三陰三陽者由否泰而來六十四卦不反對者八反對者五十六而反對之中否泰既未濟四者重見則亦六十六卦也以三陽三陰而變者主六爻而言用之升降也元包以五世歸魂遊魂而變者則主八卦而言體之

飛伏也

陰陽平均迭為賓主則乾坤之體變為否泰之用故三陰三陽之卦不交于乾坤而生於

否泰也先天圖否泰在天當天門地戶在地當人路鬼方其為乾坤之用可知矣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天任理理無不順人受天命而成性萬物皆備於我
我之與物同乎大順若謂性命為我有而橫私之不能體物則悖道而失理理既失矣性命何有哉是故
無我者任理而公不惟有物終亦存我有我者任情

而私不惟無物終亦喪我矣

朔易以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謂變易循環也
西北之交謂之朔陽氣至此而盡正北復生于子則
變易矣地有四方又有朔何也曰日月者陰陽之真
精是生水火故七曜有日復有火有月復有水地之
西北有朔方北方天之東南有君火相火人之五藏
心有包絡腎有命門也水火各有二而君火真精實
相通真火有氣無形所以三焦無位故心奇而腎偶

朱鳥一而龜蛇二也夫心奇腎偶陽一陰二乾坤之
畫象之一者致用多二者致用少故君子用智小人
用力大智存神小智存精

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春多旱秋多雨所以先天離居寅坎居申也

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者太極也有萬物之中各有始
者生之本也

天地之元者一之一也萬物各有元者二之一也觀

物篇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者天數也一元
包乎會運世會運世見而元不見年月日辰之喻也
一之一也元會運世分為十六位者地數也元與會
運世雖大小不同而分立竝用春夏秋冬之喻也二
之一也一者以冬至為元體也二者以春分為元用
也

天地之心者生萬物之本也天地之情者情狀也與鬼
神之情狀同也

天地無心緣感而生故於坤則寂然不動於復則感而遂通復之一陽天道之所以生物也咸之男女人道之所以生民也於復言見天地之心者無心而為心也變感為咸者有心而欲其無心也大壯見天地之情天地亦有情乎曰陽動於乾上發於顏色其情可見故與鬼神之情狀同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此盡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

物則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莊子知魚樂者蓋萬物各有得意處即是真樂聖人體物苟居位行道焉使天下物物自得

老子知易之體者也

老子知陰而不知陽得易之體而已不如孟軻得易之用老子言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專氣致柔孟子知言集義養浩然之氣各以易而反於身者也

無思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

密

退藏于密者事過念止之時無思無為非若土木偶人也神妙致一所謂一以貫之雍以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為無為又言順理則無為強則有為知此即天下何思何慮但當委身於理一以貫之退則藏密感則遂通亦豈嘗偏於好靜乎雍又曰時然後言言不在我此尤見無為之理矣

太極道之極也太玄道之元也太素色之本也太一數

之始也太初事之初也其成功則一也

太極者大中也渾然圓成兩儀之所生也太玄者北方深妙之地北即天中也故亦謂之北極元氣始生之處也渾淪為極在先天之初固冥為玄在有地之後故極者道之父玄者道之母所以易為天道玄為地道也以色言之則為太素五色之本也以數言之則為太一一數之始也以事言之則為太初萬事之初也其來一原故散於天地萬物而成功則一也

太羹可和玄酒可滴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滴也

色始於素味始於淡太羹玄酒味之本也以比造化之初恬淡自然既不可和亦不可滴甚美必有甚惡若可和則可滴矣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易地而處則無我應物而動則無為

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人能至誠不息無間斷處則生死不能隔絕鬼神不

能測窺蓋虛則無迹可礙無象可觀故也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留侯用智皆因其勢而利導之不見有為之迹

素問密語之類於術之理可謂至也

素問注天元玉策截法玄珠密語皆王冰所作五運
六氣八司九室律呂用十六運氣起甲子己卯其數
與先天合

替腴殺人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

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聖人雖天下之大不能易天性之愛

聖人反本而誠衆人逐末而妄秦人借父犁鋤慮有德色逐末之極也孟子此論如孔子去食之言明天下可棄父不可棄也

或問顯諸仁藏諸用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歲是顯仁也其度數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藏用也

象以見數顯諸仁也數以生象藏諸用也天下之數

生于理用雖藏以理推之可以探賾索隱

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

此教人學易之法

兑說也其他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

說於物者有害亦有厭說於道者無害亦無厭始也講習而說及深造自得則樂矣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為

得矣

物理人情與吾心皆安處即是道有一不安非道也
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惟恕乎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此最近中庸之道

元亨利貞之德各包吉凶悔吝之事雖行乎德若違于
時亦或凶矣

此亦一變四之數也古之人以仁義忠信被禍者多
矣可與立未可與權也然吉凶以貞勝則大過滅頂

可稱无咎是故比干剖心自世人言之則為禍自君子言之則為仁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為弑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然唯湯武則可非湯武則是篡也

一經一權道竝行而不相害

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也

雍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
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腎之
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
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
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
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也者天地
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
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

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

知者吾不信也

秦繆公有功于周能遷善改過為伯者之最晉文侯世
世勤王遷平王于洛次之齊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伯而力微會諸侯
而為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
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
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也故四者功之首
罪之魁也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于書郊牛之口

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云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又曰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于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易之為書將以順性命之理者循自然也孔子絕四從

心一以貫之至命者也。顏子心齋，屢空好學者也。子貢多積以為學，億度以求道，不能剗心滅見，委身於理，不受命者也。春秋循自然之理而不立私意，故為盡性之書也。

初與上同，然上亢不及初之進也。二與五同，然二之陰中不及五之陽中也。三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不若四之近君也。

人之貴兼乎萬類，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

顯諸仁藏諸用孔子善藏其用乎

莊荀之徒失之辯

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為仁而已

三人行必有師焉至于友一鄉之賢天下之賢以天下
為未足又至于尚論古人無以加焉

義重則內重利重則外重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為賢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為高也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

難處矣必至於隕穫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天時地理人事三者知之不易

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

伯夷柳下惠得聖人之一端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孔子時清時和時行時止故得聖人之時太玄九日當兩卦餘一卦當四日半

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倉廩實府庫充兵強名正天時順地利得然後可舉

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

今有人登兩臺兩臺皆等則不見其高一臺高然後知其卑下者也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

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為身本家為國本國為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所不欲身能行乎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剗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言發于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偽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人貴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無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邇

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
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
月所照皆可行也

歛天下之善則廣矣自用則小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

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于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夫弓固有強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為弓弱無力者以為弓強故有力者不以己之力有餘而以為弓弱無力者不以己之力不足而以為弓強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強弱也二人之力強弱不同也今有食

一杯在前二人大餒而見之若相遜則均得食也相奪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其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知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先天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良藥不可以離手善言不可以離口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

欽定四庫全書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

十五

季札之才近伯夷叔向子產晏子之才相等埒管仲用智數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新作兩觀新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

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

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為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況五霸實有功于天下且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于僭竊乎安得不與之也治春秋者不辯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凡人為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平王名雖王實不及一國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僭王皆春秋之名實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羊名也禮實

也名存而實亡猶愈于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
無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

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聖人之難在不失仁義忠信而成事業何則可在於絕四
有馬者惜人乘之舍已從人也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
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
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

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

人有出人之才必有剛克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若用於他反為邪惡故孔子以申張為焉得剛既有慈心必無剛也

君子喻于義賢人也小人喻於利而已義利兼忘者唯聖人能之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為小人直不畏耳聖人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顏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為將發於心而便能絕去是過與顏子也過與是為私意焉能至于道哉或曰與善不亦愈于與惡乎曰聖人則不如是私心過與善惡同矣

為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徑以求之是屈天地而徇人欲也不亦難乎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修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魯之兩觀郊天大禘皆非禮也諸侯苟有四時之禘以為常祭可也至於五年大禘不可為也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

誰能出不由戶戶道也未有不由道而能濟者也不由

戶者鎖穴隙之類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必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別之

落下闕改顓帝厯為太初厯子雲準太初而作太玄凡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卦凡一五隔一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卦氣起于中心故首中卦

元亨利貞變易不常天道之變也吉凶悔吝變易不定人道之應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無聲無形不可得而見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為名人之有行必由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

顯諸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十干天也十二支地也支干配天地之用也

易始于三皇書始于二帝詩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濟未濟以人事

也

人謀人也鬼謀天也天人同謀而皆可則事成而吉也
變從時而便天下之事不失禮之大經變從時而順天
下之理不失義之大權者君子之道也

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

人智強則物智弱

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
與下愚不移故也

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于輕始過于厚猶卒于薄況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和無思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

所謂一以貫之

聖人以此洗

心退藏於密

當仁不讓于師者進仁之道也

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此非止霸者之事
幾于王道能悔則無失矣此聖人所以錄于書末也

劉絢問無為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
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為也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
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
君子乎若此之類理義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

類造化之言也

莊子氣豪若呂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强者雖聖人亦不可強此言有為無為之理順理則無為強則有為也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志於道者統而言之志者潛心之謂也德者得於己有

形故有據德主于仁故曰依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

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上漏言也君不密則失臣故書國殺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作易者其知盜乎聖人知天下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以尊臨卑曰臨以上觀下曰觀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有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已也

記問之學未足以為事業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